



格罗斯曼说，
经济为什么会失败

少数利益团体如何左右经济政策，怎样影响
我们的生活、工作与财富

[美] 理查德·S.格罗斯曼 (Richard S.Grossman) ◎著

张 淼 ◎译

格罗斯曼说， 经济为什么会失败

[美]理查德·S. 格罗斯曼 (Richard S. Grossman) ©著

张 淼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Wrong: Nine Economic Policy Disasters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Copyright © 2013 by Richard S. Grossma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ernstei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资出版社)** 授权新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海外图书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224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罗斯曼说, 经济为什么会失败 / (美) 理查德·S. 格罗斯曼 (Richard S. Grossman) 著; 张淼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7.01

ISBN 978-7-5104-6034-0

I. ①格… II. ①理… ②张… III.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5090 号

格罗斯曼说, 经济为什么会失败

作 者: [美] 理查德·S. 格罗斯曼 (Richard S. Grossman)

译 者: 张 淼

策 划: 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 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 贾瑞娜

特约编辑: 蔡文枫 乔明邦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廖国兰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 - 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邮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02 千

印 张: 17.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6034-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WRONG

Nine Economic Policy Disasters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绪 论 糟糕的经济政策，糟糕的政策制定者？ 1

第 1 章 为何有些政策一出即败？ 11

从微观视角检验宏观经济得失

政客想影响一项决策，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但如果碰到一群执拗的经济学家，事情可能会复杂上万倍。毫无从政经验的学术精英和政坛老手打了九场悲壮凄惨的决策战争。在新政面前，到底谁敢于冒险挑战“传统智慧”，谁还在用“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进行简单否决？

次贷危机，“繁荣—萧条”的复制品 15

经济学家的“三板斧” 18

咖啡业，服用兴奋剂的欧佩克 23

因何讲述发达富裕国家的案例？ 26



第2章 不费吹灰之力搞垮一个帝国 31

英国在北美失败的经济政策

在理解经济政策时，常识并不一定可靠。一项看似温和的重商法案，却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烈焰，究竟是保守固执的英国绅士不屑改变？还是狂妄不羁的美国烟草种植者更渴求革命？

重商主义者谋求商业霸权 35

实力悬殊的贸易大战 38

美国人一步步陷入绝望的贫穷 41

4倍税负惹的祸？ 43

过早丢弃北美殖民地 46

第3章 央行难以逃脱的宿命与抗争 49

第一合众国银行与第二合众国银行殊途同归

杰斐逊任职美国国务卿期间，竭力反对创建中央银行；他刚出任总统，就摇身变成设立央行的“急先锋”，他的立场为何转变得如此之快？当政治家面临制度的顶层设计时，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诱惑与挣扎？

最后贷款人的变钱戏法 52

为“信用”而生 56

银行业大扩张前夜，废除央行 57

沦为总统的“宠物” 62

超额发行货币，牢笼之外的权力 67

第 4 章 堂而皇之不作为 71

爱尔兰大饥荒折射自由市场之殇

执政者笃信科学，原本是好事，但辉格党盲目崇拜“看不见的手”，却上演了一场变相的种族屠戮。从绝对规模到受灾人口，爱尔兰大饥荒都是影响最大的案例。

无法用数字表述的灾难 74

马铃薯，一顿饭都少不了 76

假装制造残忍的错觉 80

“迷恋”自由市场 82

遍地饿殍，仍顽拒粮食进口 85

第 5 章 政治家，其实更善于学习 89

“一战”后倾力索赔，“二战”后大度赦免

“一战”过后，协约国用“收缴工业和含糊不明的赔款”把德国逼入债务深渊，似乎想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却成为希特勒崛起的第一个台阶。“二战”过后，德国再次战败，这次为何不仅没有“上不封顶”的债务，更有“马歇尔计划”扶持重建工业？

战败，一笔大负债 92

拿纸币当手纸的德国穷人 96

印钞削减赤字？ 98

够了！所有债务取消！ 100

赔款“激发”希特勒 102



第 6 章 “大萧条”与“金本位制”因缘际会 105

伯南克的敬畏有迹可循

“大萧条”是理解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在老牌经济强国英国的眼皮底下，名不见经传的瑞典如何成为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纸币的欧洲国家？如果法国人突然不喝葡萄酒，改喝德国啤酒，一个小小的习俗变化如何成为撬动大国汇率的杠杆？

牛顿发明了金本位制？ 108

汇率如磐石般稳定 111

黄金，战后王者归来 113

新旧全球货币霸主之争 117

诱人的“黄金枷锁” 120

第 7 章 谁为高额关税买单？ 125

贸易自由只存在于教科书

一群贪婪至极的纸牌政客，堂而皇之地提高关税，竟然宣称可以让工人避免沦为“廉价的外国劳工”。经济学鼻祖斯密仗义执言，关税会损害国内消费者。谁为高额关税买单？他们究竟要做政客的待宰羔羊，还是应该做经济学家的忠实信徒？

“幼稚产业”多久成熟？ 130

削减关税之路，利益纷争 132

变脸：美国的贸易保护 136

烟雾缭绕的密室政治缩影 139

WTO 早已形同虚设？ 143

第 8 章 日本当局未拉下安灯拉绳 147

危机中的监管何以睁一只眼？

危机袭来，一条“出于善意”的政令，却成为纵容“僵尸企业”篡改会计规则，持续吸血实体经济的保护伞。股房齐崩，跌幅双超 50%，誓将买下全世界的日本房奴被迫撕下繁荣时代的“皇帝新装”，纵然不愿直面余生无期的贷与债，但不做“活死人”，又能如何？

日本财政部护航大银行 151

美元和石油的双重打击 154

金融自由化无疑是“帮凶” 155

输血“僵尸企业” 158

银行资本不足，怎能健康？ 161

第 9 章 衍生证券大杂烩 165

谁在享用看似只涨不跌的免费午餐？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美联储把头格林斯潘四处兜售宽松政策，这是他送给小布什连任的灵丹，还是维持美国投机性繁荣的毒药？淹没在批评声中的评级机构穆迪公司的一位董事一脸无奈地说，难道是我们为了金钱而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惊人扩张，戏剧化崩溃 168

布什减税巧遇格林斯潘降息 170

没资格，却被错当房奴 173

谁在监管？没有人！ 177

贪婪战胜了恐惧 179



第 10 章 欧元已死？ 183

意识形态完胜经济理论

美国引燃次贷危机，远在大洋彼岸的欧元区却沦为货币地狱，经济强劲勃发的“德国制造”都无法在经济寒潮中屹立，东欧诸多小国如何横渡难关？利率的每一轮飙升都让各国领导人通宵恳谈，牵肠挂肚，这一次应该谁先死？抑或先救谁？

分久必合 VS 不打不相识 187

欧元区，最适度货币区？ 192

弃用主权货币的诱因与陷阱 197

“先天不足”的顶层设计 201

危机出路只在前方？ 203

第 11 章 以经济史为鉴 207

私人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兼得？

“一战”过后，丘吉尔极力推动英国回归金本位制，却遭到经济学泰斗凯恩斯的辛辣嘲讽，但在辩论会的最后关头，口齿伶俐的凯恩斯却突然“心不在焉”。强大的民族情感诉求能否抵挡政治上的一意孤行？美国金融业如何在不断迈向危机的过程中既让全世界感受到它的影响力，却又能拉上几个“冤大头”？

把损失转嫁给外国人 211

身陷帕累托游戏 213

政治家的团体迷思 214

致 谢 220

参考资料 222

雷曼像流星一样陨落

雷曼兄弟是一家具有 158 年历史的银行，是华尔街成立最早、最著名以及最重要的投资银行之一。2008 年 9 月 15 日早上，雷曼兄弟正式提交破产申请书。截至破产，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全球拥有 25 000 名雇员，约 6 000 亿美元资产，而负债却超过 10 000 亿美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一宗商业破产案。

雷曼兄弟破产是次贷危机的一个转折点。随着雷曼兄弟的陨落，美国的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几乎在每个方面的问题都愈演愈烈。在雷曼兄弟银行破产登记的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4.4%；6 个月内，股票价格下跌了 40%。股市的崩盘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趋势。几周之内，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与拖欠率戏剧化地上升，抵押担保证券的价值大幅下跌。雷曼兄弟破产的第二天，美联储为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持有数量惊人的已投保抵押担保证券）提供了 850 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避免了其像雷曼兄弟一样破产的命运。不到三周，乔治·W. 布什总统签署法案，成立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称 TARP），授权财政部购买或投保 7 000 亿美元抵押担保证券的“有毒资产”，以此防范金融体系全面崩溃。

从更广泛的经济领域看，雷曼兄弟破产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破产案之前，美国的失业率略高于 6%。随后的几个月，失业率持续攀升，2009 年 10 月，失业率达到了 10%。银行倒闭与企业破产申请持续增多。破产案的第六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 NBER）证实了大家已然知晓的消息，“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雷曼兄弟破产后的几个月里，政策制定者、



记者与学者将这种灾难性的状态称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希腊退出欧元区，第一个？最后一个？

2009年，另一场金融危机正在8000千米以外悄悄酝酿。在希腊大选后不久，希腊新任的财政部长宣布，上届政府估算的预算赤字约占GDP的6.7%，高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但这个数字依然被严重低估了。最新估算的预算赤字为GDP的12.7%，部分可归咎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但罪魁祸首还是希腊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管理。为了在欧洲议会及希腊议会选举的预备阶段讨好选民，上届政府一直在增加政府支出与削减税收。与此同时，希腊普遍存在的逃税问题更加猖獗。

希腊严峻的财政赤字众所周知，债权人开始怀疑希腊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巨额国债。正因为这种担心，希腊的信用评级降到了欧元区内的最低水平。

希腊政府还发现，现在需要为购买希腊国债的投资者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补偿越来越大的违约风险。整个2009年，希腊10年期国债利率处于4%~6%。2010年10月底，10年期国债利率超过了10%。2011年秋，10年期国债利率达到了20%。2012年3月，10年期国债利率一度超过了35%。与之形成强烈反差，2009~2012年，财政更负责的德国10年期国债利率几乎不会达到3.5%，通常比3.5%低得多。

破产危机迫在眉睫，希腊政府接触了欧盟其他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它们的贷款以偿还到期债务。希腊于2002

年前开始使用欧元，投资者也希望希腊如此，而不是发行德拉马克（Drachma）计价的国债，但希腊也丧失了独立发行更多货币的权利。为了避免违约，希腊需要尽快获得 1 亿欧元的贷款。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给希腊贷款，但也开出了一些附加条件，即希腊需要大幅削减政府开支，解雇政府公共部门的雇员，削减补贴，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些措施的总效应无非是，经济下行趋势加剧，希腊经济整体萎缩。2012 年夏天，希腊的失业率超过 25%，政治局势出现不稳定迹象。在 2012 年 5 月的议会选举中，没有一个政党满足组建政府的条件。

6 周后，希腊不得不举行第二次议会选举。希腊的经济与政治不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每两次选举中就有一位新纳粹主义政党的候选人胜出，而此前新纳粹主义政党的候选人从未成功入选议会。

恐慌的氛围很快蔓延到其他高负债的欧洲国家，尤其是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到了塞浦路斯。和希腊的情况一样，这些国家都采用欧元作为主权货币，以便更容易地获取国外贷款。潜在借款人更大胆地贷款给欧元区的国家，因为欧元区国家使用相对稳定的欧元偿还贷款，而不使用稳定性不高的爱尔兰镑、意大利里拉、葡萄牙埃斯库多或西班牙比塞塔。和美国一样，爱尔兰和西班牙经历了 2000 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金融机构纷纷以房地产抵押融资，不断增加贷款的数量。当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很多贷款者发现自己的房产价值还不到他们贷款的金额，而他们还得借钱偿还贷款。葡萄牙和意大利近十年发展缓慢，但他们花钱的速度如此之快，私人债务和政府债务堆积如山，他们的偿还能力受到了深度质疑。投资者没有看到任何好转的迹象，虽然葡萄牙正在



降低当前的高消费水平，意大利正在改革效率低下的政府机构。他们开始担心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债务不可持续，更担心葡萄牙和意大利偿还贷款的能力。

随着贷款问题的不断加深，欧洲领导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努力寻求一笔救助资金，并确保数量充足且赢得各国一致同意。经过了一系列长时间激烈讨论的峰会，救助方案逐渐形成。

全球经济放缓加上因削减债务而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削弱了政府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抗经济衰退的能力。尽管欧元区成员国更容易获得国外贷款，但它们也放弃了自主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货币贬值等经济恢复措施的权利。在写这本书时，欧洲还没有找到解决危机的简单方法，世界也并不期待欧洲大陆的经济在短期内恢复到强劲增长的状态。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工业化世界过去一百年最艰难的经济挑战。这两场危机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危机都起源于国家与私人过度负债，经济增长下滑，它们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其次，两者都在动摇了市场信心的标志性事件后爆发，即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与希腊财政报告曝光。最后，危机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政府和私人部门不负责任的行为。

最重要的是，两场危机都是糟糕经济政策的结果。危机不仅仅是数周数月前没有实施良好经济政策的小错误，而且是多年来实行了严重缺陷的经济政策的结果。

此外，这些错误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它们都是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有效的经济分析。

意识形态，通向经济灾难的单行票

第一种可能性：政策制定者认同了一种关键理念，并将其作为他们制定经济政策的唯一导向，随之颁布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策。这种理念实际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情况。试想自由市场的概念。

20 世纪后半叶，大量的证据表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为公众提供消费品与服务方面，比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要好得多。相信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并不意味着，政府永远都不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如果一家垄断企业制造商提供某种特殊商品或服务，政府干预则可以提升公共福利。

如果消费者无法获取他们所购买商品的准确信息，政府强制性的标签化管理也可以提升公共福利。面对数万亿美元高度复杂的市场，如次贷危机中心地带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政府竟然承诺完全自由市场，简直愚蠢至极。因此，盲从于“自由市场”的观念可能会使一个明智的观念转变成一场政策灾难。

第二种可能性：意识形态的关键理念，在过去的某些时刻具有其合理性，但现在已失去了效用。例如，价格管制与配给制度可能在战时有意义，能确保与战争有关的资源，确保紧急战争期间社会各个部门共同面对物资短缺的问题。但这种限制措施在和平时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另一个例子是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在 19 纪末和 20 世纪初非常有效，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策灾难。当一种熟悉甚至令人舒适的传统智慧已成为一种过时的政策观念后，政策制定



者不能适时将其抛弃，可能给全体国民购买了一张通往经济灾难的单程票。

第三种可能性：政策制定者的关键理念完全不明智，却是一条非常棒的选举口号。近年来最好的例子是，许多美国政客承诺不提高税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我们可以根据政客和经济学家偏好的征税水平而对他们进行区分。有些人可能赞同收取更高的税收，政府使用更多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教育；其他人可能认为，较低的税收在鼓励个人储蓄与投资方面能产生更好的效果。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一名政客作出书面承诺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提高税收，就像第 112 届国会中许多共和党成员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已不再是一名严肃认真的政策制定者，而是一位意识形态主义者。正如全书中不断出现的那样，意识形态主义者让我们的经济健康面临威胁。

世界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尽管次贷危机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但它的起源并不独特。200 多年来，“繁荣 - 萧条”模式实际上是金融危机的一种普遍特征，次贷危机同样如此。商业周期是经济活动的周期性表现，正常适度的波动无可厚非，但商业周期过分扩大，经济过度扩张，“繁荣 - 萧条”模式就会触发危机，导致一场戏剧化的崩溃。在繁荣阶段，获利的机会增加，企业与个人踊跃投资新的项目。如果你投资 100 美元能赚取 50 美元，为什么不贷款 1 000 美元进行投资，然后赚取 500 美元呢？在一个投资高涨的时期后，收益开始降低，企业与

个人可能会发现他们背负的债务超过了投资的回报。债务人陷入了泥沼，债权人同样陷入了泥沼，经济衰退加剧。这就是周期中的萧条阶段。

次贷危机前，固执而错误的经济政策推动了经济繁荣，尤其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第一，乔治·W. 布什执政的前三年，3项减税政策实现了财政扩张。2000年，共和党在费城召开了代表大会，布什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表示，从原则上说，克林顿时期的预算盈余应归还人民。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说道：“盈余的钱不属于政府，而属于人民。”20世纪90年代末，30年的财政赤字破冰，联邦政府终于实现了预算平衡。在布什总统的观念中，诸如应对紧急状况而维持小额政府盈余的做法也不被允许。财政扩张还表现为，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军费支出急剧增加。原则，还是意识形态？政府丝毫没有考虑暂停刚颁布的任何减税措施，谁来为战争买单？

第二，2001~2004年，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及其同僚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格林斯潘是一位公开支持自由市场的共和党人，他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的经济顾问。他在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支持财政紧缩政策，也是布什减税政策的一位早期支持者。标准的经济政策模型提出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建议，但格林斯潘仍维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的时间比预期还长。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否旨在降低失业率，是否为布什总统竞选连任提供了政治助力，目前还无法确定。然而，货币政策依然比纯粹经济分析更加宽松。

类似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是一种考虑不周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欧元显然是意识形态的产物。1999年，欧元作为一种货币单位诞生。